

· 海外 ·



当代中国记者丛书

海外掠影

湖北人民出版社

657081

台

DANGDAI ZHONGGUO JIZHECONGSHU

当代中国记者丛书

● 潘 非

海 外 掠 影

●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楚光

装帧设计：尹 光

海外掠影

潘 非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插图：6
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发行	字数：110,000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5年5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mm 1/32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5.375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3106·713

定价：（胶面）1.50 元
（卡面）1.75 元



作者一九五九年摄于英国海滨

潘非同志系浙江平湖县人，一九一八年生。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于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最初在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后到《晋察冀日报》和《东北日报》工作，并担任过《人民日报》驻伦敦记者。

前 言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报纸种类之多，发行数量之大，广播电视覆盖面之广，新闻从业人员之众，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当代中国记者丛书》的编辑出版，既是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又是新闻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当代中国记者丛书》拟先出两辑，六十余册，约一千五百万字。第一辑为记者的自选集，第二辑为各省、市、自治区记者的多人集。计划两三年出齐。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集中出版卷帙浩繁的记者丛书，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记者丛书》的出版，既是新闻界的大事，也是出版界的壮举。

记者的作品，是时代的记录，历史的见证。《当代中国记者丛书》是从抗日战争时

期编起的。它记录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重现了战争年代的重大事件，描绘了建设时期的风流人物，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汇集了我国新闻事业的珍贵史料。当然，一本书，一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音节，一个片断，顶多不过是一个镜头，一个插曲。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把这许许多多的音节、片断、镜头、插曲汇集在一起，不就是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

《当代中国记者丛书》的作者，不少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当中，有的在敌人后方办报，有的在战火纷飞中采访，有的经历了战争锻炼才做了新闻记者。总之，他们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又投身土地改革，奔赴建设工地，哪里有生活，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以人民的欢乐而欢乐，以人民的忧愁而忧愁。这一代记者，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有的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期间，他们当中有些人坐过监牢，受过酷刑，下过干校，挨过批斗，直到八十年代前夕，才重新获得了执笔写文的权利。如今，他们还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编选他们的作品，荟萃报纸的精华，是历史的需要，现实的需要，也是未来的需要。

我们知道，丛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的作品，粗犷有余，细腻不足，不少作品还停留在事实的简单叙述上。然而丛书的可贵性，可信性，也正在这里。我们相信读者是能够理解的。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用《旅欧通讯》的

形式把欧洲革命介绍给国人。瞿秋白同志同样是用通讯的体裁在报刊上宣传共产主义，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邹韬奋、范长江也都曾采用通讯，宣传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理。几十年来，通讯成了我国报纸的重要特征，和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一种报道形式。《当代中国记者丛书》也是从通讯着手编辑的。下一步，我们将编选出版记者写的其他体裁的精粹作品。对青年记者的作品也将陆续选编出版。

在《当代中国记者丛书》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向负责出版丛书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向发行丛书的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向出版丛书第二辑的人民日报出版社表示敬意。

《当代中国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泰晤士河.....	1
西伦敦.....	7
英帝国的神经中枢	
——记威斯敏斯特区.....	12
伦敦“城”	17
“欧洲最好的俱乐部”	22
在史坦伯尼区	28
密德兰一周.....	32
兰开夏的“棉城”	50
船和人	
——格拉斯哥见闻	57
在地上和地下	
——访问南威尔士矿区.....	66

伊登公学.....77

一个工人之家.....81

当一个工人失业的时候.....86

只因为她们是女人.....91

伦敦的“地下世界”.....95

“祝您幸运”

——赌博和政治.....99

人狗之间.....104

圣诞节散记.....108

在马克思生活过的地方.....113

平壤漫步.....118

古商道上.....123

别墅·兵营·学校.....127

波兰行.....132

易北河西.....143

意大利“四巨头”.....148

海上的城.....154

烟囱冒烟了

——梵蒂冈宝座的争夺战.....159

后 记.....163

泰晤士河

水波荡漾轻雾，
天鹅逐浪沉浮……

英国多少个诗人墨客，曾经用这样一些精心锤炼的字句，来讴歌泰晤士河的绮丽风光。河水从伦敦西部流入市区，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向东夺海而去。一二百年以前，这滚滚波涛，简直就象是印度洋、波斯湾涌到英国来的黄金一样——它曾经勾起过多少人的美丽的梦想呵！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泰晤士河已经变成一条既少诗意、又乏财源的浊流了。

在泰晤士河的两岸，到处记载下英帝国盛衰的历史。如果从河的入海处溯流而上，那末，这部历史的第一章，便是格林威治。

古树苍郁的小山岗，山巅上古老的天文

台，山麓河滨的小市镇，这便是格林威治的全部景色。当你站在山巅的时候，你的脚下，正好是地球经线的“零度”；所有地图上画的计算方位的直线，都以这儿为起点。格林威治又被称为“世界时间的中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根据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计时仪器来校准时间。看来不是巧合：离小山岗不远，紧靠着泰晤士河的南岸，就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当英国被称为“海上霸王”的时候，从这儿训练出来的海军军官，指挥着炮舰，横行在世界的各个海洋上，海上的掠夺者就变成了“太阳不落”的不列颠帝国。“零度”和“中心”，只不过是炮舰政策的副产品罢了。不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再也不是幽静肃穆的格林威治，而是铜臭熏天的华尔街了。现在，游客前来格林威治，无非是带着观赏博物馆的心情，看看天文台里的一大堆古老仪器。

从格林威治西去，遇到的泰晤士河上的第一座桥梁，是著名的塔桥。从桥墩上耸立起来的两座高塔，给予人们一种雄伟的感觉。塔桥被称为伦敦的“正门”，因为在狄更斯时代，这儿已是伦敦东端的边缘了。现在，绵延不断的建筑物，向前伸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早已使得格林威治同伦敦市区联结在一起了。

船坞、仓库、码头，占据了从格林威治到塔桥这一段十来里地长的沿河两岸的全部空间。泰晤士河的宽阔水道，提供了一条进出大洋的捷径，使伦敦成为理想的港口。英国人常说，没有泰晤士河，就没有伦敦。飘泊在世界各地的英国水手，直到现在，还把泰晤士河称为“泰晤士老爹”。河水哺

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也为伦敦工人开辟了一条谋生之道。伦敦港每年吞吐五千多万吨货物，它们是来自非洲的糖和咖啡，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肉类，来自中东的石油和水果，来自北欧的乳制品和鸡蛋，来自马来亚的橡胶和锡……。从这儿输送出去的，除了汽车、发电机、冰箱、“老头牌”刮胡刀片以外，还有杀人的武器。

河两岸紧紧排列成行的成千架起重机，象竖放着的火柴盒子一样、被煤烟染得乌黑的一幢幢高大而形式单调的仓库，偶而闪过人们眼帘的一些码头和建筑物的名称：“西印度”、“自由贸易”——所有这一切，使人可以想象得到昔日的繁荣。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描绘过泰晤士河这一段的景象。他写道：“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河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现在，伦敦港毕竟是式微了。静止的起重机象严冬枯槁的树杆。偶尔驶过一艘汽船，搅动着污浊得呈墨绿色的河水，然后在水面上撒下一片片由汽油变成的五颜六色的薄膜。（注：泰晤士河在战后年代，污染日益严重。从一九六四年起，英国当局大力整治，经过二十来年的不断努力，已取得较好的效果。现在，泰晤士河又有了大鲑鱼和其它鱼类，人们可以在这里垂钓了。）一种运货用的庞大的舢板，朝

天空着肚子，成群地停泊在岸边。河北岸聚居着码头工人的史坦伯尼区，居民由战前的二十万减少到现在的九万。

在河北岸的船坞附近，有一条“角街”。这是东伦敦常见的一种小街道：坎坷不平的马路，柏油已经剥落了，露出一块块由碎石筑成的路基；一层楼的店铺里摆着褪了色的估衣；小饭馆的门口冒出一团团水蒸汽，夹杂着刺鼻的鱼腥味；路边一大块长满野草的空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轰炸后遗留下来的残迹……。在这条街上，有座新建的建筑物，有点儿象欧洲乡村中常见的火车站。这是伦敦港务局的一个办事处。每天清晨七点四十五分，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成千的码头工人来这儿“报到”。有工作，就去搬货；没有工作，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守候在一些小咖啡店的门口，等待着雇主，指望找一些临时工作。在这儿，劳动力是按等级出卖的。价格最低廉的，是受伤残废和年老工人。港务局对他们有个官定的职业术语：“第三级人”。

自塔桥往西，再经过三座桥梁，泰晤士河的景色骤然一变。代替东伦敦两岸那种单调的色调的，是瑰丽而又纤巧的议会大厦，是远远露出来的浑厚庄重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是战后新建的富丽堂皇的“皇家音乐厅”。高楼大厦一幢接着一幢。相距不远的几座大桥——滑铁卢桥、威斯敏斯特桥、莱勃士桥——上面，汽车风驰电掣地穿梭而过。这就是西伦敦，就是西伦敦的心脏“威斯敏斯特区”。

沿着河的北岸，东自《泰晤士报》社附近，西到议会大厦，是“维多利亚”河滨马路。宽阔的人行道，整洁的石柱，路旁如茵的草坪，隐没在绿树丛中的色彩鲜艳的咖啡棚，马路靠

近闹市而又并不显得喧嚣——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适宜于沉默孤高的西伦敦人散步和休憩的场所。他们或者凭栏观望那些随波逐流的海鸥；或者坐在路边绿色的长椅上，用面包屑喂着遍地成群的鸽子；或者欣赏一番街头艺术家在人行道上画下的粉笔画，施舍几个便士。到了晚间，四百个雕有海豚的灯柱上灯火齐明，倒映在水波上的灯火时碎时聚。这一切，显得多么悠闲，多么超逸。无情地破坏这种心旷神怡的意境的，是上一世纪留下来的一些纪念物。耸立在河岸上的古埃及的“克立渥派脱勒”石碑，是一八七八年从埃及掠夺来的。石碑两旁，还有一对模仿金字塔边的“斯芬克斯”的人面狮身雕像。当一九五五年英国在埃及领土上降下了最后一面国旗，一九五六年又在苏伊士河流域吃了败仗之后，这块石碑再也不能象征英帝国的显赫业绩了。河滨马路上还有奥脱拉姆将军的雕像，他镇压过印度人民的武装起义；有无名的骆驼兵雕像，这是纪念侵略非洲和中东死去的英国士兵的……。然而，帝国的霸权已经衰落，这些雕像只好供少数的绅士怀着无限伤感的心情去凭吊了。

埃及民间传说：斯芬克斯和天地同寿，它目睹开天辟地以来的一切变化。果真如此，那么泰晤士河边上的小斯芬克斯，也会对近百年来沿河两岸的世事变幻，一目了然。它看到过皇家军队一批又一批地从印度、缅甸、苏伊士、加纳……撤退回来；也听到过丘吉尔如何愤愤不平地在议会中诉说罗斯福逼他拍卖英国。它看到过一九一八年伦敦码头工人为拒绝装运武器去屠杀苏维埃俄罗斯人民而举行的大罢工；也听过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发出的吼声。

泰晤士河的流水，朝朝夕夕地拍打着河岸。乍看起来，好象一切都没有变化：今天恰如昨天，今年仍似去年。但积年累月，流水早已悄悄地送走了不列颠帝国的美妙青春和黄金时代。

(一九六一年)



西 伦 敦

除了夏季外，伦敦，是难得有晴朗的天气的。早晨，当阴霾的天空从深褐色变成淡灰色的时候，人们意识到：黑夜已经过去，白天到来了。笼罩着大地的雾气渐渐消散，露出了湿漉漉的街道。城市开始苏醒过来：电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上，出现了长长的行列；地下火车站的出入口，吞吐着人的洪流，由汽车马达声组成的城市噪音，迅速地占领了整个空间。各种交通工具，把成千上万的人输送到市中心来。于是，无数幢大厦里的电梯急速地升降着，大大小小的房间里响起了打字机的响声——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特殊的气候和人的拥挤，这是伦敦给予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天气是这样古怪：眼看万里无云，转瞬间却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难怪伦敦人出门总是带着把雨伞，朋友一见面

也总是从天气谈起：“今天天气真好！”“天又阴起来了！”“看样子又要下雨了！”夏天，酷日当空，阳光晒在身上不觉得热；冬天，一场积雪化尽，海德公园里的草地，仍旧是一片浓绿，鲜艳得象才出水的荷叶。

伦敦的居民，现有八百多万，占英国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人口的过度集中，使这个城市显得畸形的庞大。市区的面积是一百十七平方英里，在这块土地上布满了密如蛛网的街道。街道的两旁，不论是高楼大厦或者阴暗的地下室，到处是人。市内铁道（地上的和地下的）的总长度，是二百五十三英里。在这些线路上，分布着二百七十七个火车站。除了火车和电车外，伦敦还有八千多辆公共汽车、一万辆出租汽车和几十万辆私人小汽车。早上九时和晚上五时，是马路上车辆最拥挤的时刻，在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灯的红色灯光前面，大大小小的车辆首尾相接地排成长龙。市中心的卡林·克劳斯车站，每天吞吐九十万人。伦敦每天消费的自来水，有三亿三千万加仑。

伦敦划分成二十八个行政区。事实上，这个庞大无比的城市，只有两个区：“穷人区”和“富人区”。

泰晤士河把伦敦拦腰切成南北两部。在河的北岸、全市的中央，是著名的伦敦“城”。“城”，变成了分水岭。在它以东，是东伦敦；在它以西，沿着泰晤士河北岸延伸，这个不太大的地区是西伦敦。西伦敦是伦敦的粹粹，有钱人的天堂，伦敦的其他地区，都是为它服务的。

牛津街和摄政街，这两条联接着的街道，组成了西伦敦商业区的中心。在那儿，有最大的百货商店、服装店、首饰